

Shenzhen, HK hope to ease border congestion

لماذا يستطيع الناس ان يتعلموا
ان يتعلموا من التجربة
سقطوا من التجربة



CHINA DAILY

...ces & Farmer

の中心に置かれる視野が、
「一」の中心に置かれる視野と
は異なる。この「一」は、
「一」の中心に置かれる視野と
は異なる。この「一」は、

世界优秀通讯选

解力夫 主编

下

新 华 出 版 社

世界优秀通讯选

(上、下册)

解力夫 主编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燕山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9.25印张 插页4张 671,000字

1988年9月 第一版 1988年9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300册

ISBN 7-5011-0213-9/G·62 定价: 8.55元

目 录

最高的奖赏·····	[苏]波列伏伊(1)
斯大林时代的人·····	[苏]波列伏伊(10)
草原上的隧道·····	[苏]波列伏伊(20)
迟到的信·····	[苏]波列伏伊(29)
身残志坚的无臂作家季托夫·····	[苏]波列伏伊(37)
丹麦文学泰斗尼克索·····	[苏]波列伏伊(46)
尼罗河自述·····	[美]克里斯托夫·鲁卡斯(54)
头生子的夭折·····	[美]杜波伊斯(66)
古比雪夫水电站·····	[苏]意奥丹斯基(73)
斯大林格勒·····	[苏]卡立廷(81)
中秋月及其他·····	[美]斯特朗(87)
攀登布达拉宫·····	[美]斯特朗(93)
访基辛格·····	[美]苏尔佩特(105)
从底特律看到的两个美国·····	[美]莫耶斯(113)
会飞的孔雀·····	[美]桑德拉·伯顿等(117)
现代巨毋霸·····	[美]特尔·托德(120)
莫斯科的一个百货商店·····	[苏]戈得耶夫(126)
黑人的厄运·····	[苏]爱伦堡(132)

美国的“舆论”和报纸·····	[苏]爱伦堡(138)
伏尔加—顿运河·····	[苏]马蒂诺夫(143)
记者专车上的明星·····	[美]罗纳尔德·沙福(152)
“我看见的最可怕的景象”·····	[美]吉姆·尼科尔斯(156)
“老是缠着我的事”·····	[美]罗布·埃尔德(159)
上萨瓦省·····	[苏]莎金娘(167)
在巴黎度过的最后一天·····	[苏]莎金娘(175)
诗人威廉·布莱克·····	[苏]莎金娘(183)
贝多芬在波恩 《庄严弥撒》·····	[苏]莎金娘(197)
第九交响乐·····	[苏]莎金娘(205)
阿姆斯特丹漫游·····	[苏]莎金娘(213)
伦敦街头见闻·····	[苏]莎金娘(221)
当黑人的滋味·····	[美]雪莉·斯科特(233)
恐怖的法沃尤医院·····	[美]阿塞尔·摩尔等(237)
·满天狂暴·····	[美]理查德·赞勒(241)
“老报童”罗伊去世了·····	[美]尼尔·夏恩(266)
法国总统德斯坦的一天·····	[法]阿尔贝·扎尔卡(268)
死在故乡·····	[日]本多胜一(277)
火星入“入侵地球”·····	[美]《费城探询者报》(279)
·一小步，一大步·····	[美]《读者文摘报》(286)
“我看见历史在爆炸……”·····	[美]梅丽曼·史密斯(296)
·抢救里根总统记·····	[美]约翰·皮克巴恩(305)
世界屋脊上的西藏·····	[日]秋冈家荣(315)
·坠落中的客机·····	[美]比辛格(320)
西伯利亚访问记·····	[法]帕特里克·莫内(345)
死谷·····	[美]盖洛德·肖(350)

漫步在无人区	[美]理查德·克雷默 (355)
“以宗教的名义”	[美]查尔斯·斯塔福德 (359)
声名赫赫开万户	[美]罗纳德·斯蒂尔 (361)
访侯赛因国王	[意]法拉奇 (369)
英迪拉·甘地	[意]法拉奇 (382)
商人和强盗	[美]埃德·科尼 (414)
“奥斯威辛没有什么新闻”	[美]罗森塔尔 (417)
在遇难者和垂死者当中度过的一夜	[英]戴维森 (420)
伦敦无家可归者的惨状	[美]劳伦斯·马克斯 (424)
牛津大学新一代的悲剧	[美]卡伦·德阳 (428)
伟大的自由女神	[美]艾柯卡·诺瓦克 (432)
传奇的土地	[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435)
不可忽视的潜在财源	[美]《基督教科言箴言报》 (448)

最高的奖赏

〔苏〕波列伏伊

在伟大卫国战争的多次战斗中出了名的乌拉尔坦克军团，是许多永远走在前面的战斗单位中的一个。这个军团的基本成分是乌拉尔工厂的工人、技师、工程师组成的志愿军。他们驾着最好的苏联坦克去打仗，这些坦克有些是他们自己以前制造的，有些是他们的留在后方的同志后来为他们制造的。从古以来，俄罗斯军人所具有的战斗的果敢、英勇、技巧，以及苏联战士永远具有的那种布尔什维克的自觉和热情的特点，在乌拉尔人的战士们身上，和熟悉机器业务以及那种早已出名的乌拉尔人的冷静性格结合在一起了。

这就是为什么在战斗中的决定时刻，要使用步炮空三军协同攻破敌军防线的时候，司令部常常派这一个军团去突破的道理。它总是走在扩大战果的部队的先头。

德米特里·斯列普哈中尉就在这个光荣的乌拉尔军团里指挥一个坦克侦察排。这是一位年轻的，然而有经验的军官，大家都说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坦克驾驶员”。勇敢与冷静的思考在他身上结合着。虽然说，由于侦察员的任务性质，他总是领着自己的坦克走在进攻部队的前头，在敌人还占领的地区上活动，那儿的每一个转弯都暗藏着敌人的突然袭击，每一个土坑都可能是地雷

阵，——而他率领的那个排永远是完整无损地回来，得到许多作战的情报，得到许多正确的、简短的、在进攻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情报。

斯列普哈天生不喜欢多说话，也不喜欢夸耀战功，但是许多军官向新补充的队伍介绍部队的传统时，总是讲到，斯列普哈曾驾驶一辆坦克消灭了敌人整整一个炮兵团。这件事情，即使在充满了光荣功业的乌拉尔坦克军团的历史上，也的确是特别出色的，因为我想把德米特里·斯列普哈的生活介绍给读者，所以应该谈谈这件事。

……有一次，正在我们猛烈进攻的时候，在一片稠密地满布着敌人炮兵的地区，斯列普哈把自己的坦克埋伏起来，侦察四周的地势。正下大雾。要断定敌人的火力点，主要的要靠忽远忽近的射击声。侦察员忽然发觉，他驾着坦克打埋伏时候走过的那条道路被占领了：正有一大队敌军沿着道路移动。撤退是来不及了。敌人就在身旁，已经不需要集中注意就能辨别出越来越近的纵队的喧闹声。因为有雾，无法断定敌人的兵力，但是经验丰富的侦察员根据队伍移动的声音了解到——这是队炮兵正在改换阵地。他相信自己坦克的威力，相信自己这一组人员的坚强与技巧，便下了一个非常大的决心。

他跳上坦克，关住舱口，命令驾驶员：

“开到大道上去。开足马力前进！”

“迎着纵队开吗？他们有炮啊，”驾驶员从瞭望孔里注视着敌人的移动情况，疑疑惑惑地说道。

“前进！开足马力！”斯列普哈又重说一遍，并且命令炮塔射手开动炮火向纵队猛射。

发动机怒吼着，坦克从埋伏地冲到狭窄的公路上，它突然间

在敌人的纵队面前从雾里冲出以后，就照直地向纵队开去，猛烈扫射着，用履带践踏着炮队的拖拉架子，破坏掉大炮，把小汽车扫荡到路旁水沟里去。它就这样打垮了整个纵队，顺着破烂的和被击毁的烂铁堆，给自己开辟了一条长长的道路，冲回自己的队伍，钢甲上连一个小弹坑也没有。第二天，当肃清这地区的敌人，讯问一下俘虏之后，断定斯列普哈的坦克扫荡和摧毁了敌人的一个炮兵团，这个团是藉着雾的掩护来改换阵地的。

后来军团的老兵把这个故事讲给新驾驶员听，新驾驶员们都尊敬地看着这位年轻的、瘦削的、永远是精神抖擞的军官，他有一副像鹰一样的侧面，生着一对浅蓝色的天真的眼睛。

许多朋友和指挥人员都认为斯列普哈是一个和军队生活密切结合起来的、战争对于他已经成了日常生活的人。但是只有德米特里·阿列克塞耶维奇本人知道，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他的确驾驶着坦克在 frontline 走过几千公里路，在同团人当中他是有名的优秀、勇敢、机智的，在战争中不知道什么是困难的战士，但同时，他也总是想念着乌拉尔，想念着可爱的矿山，想念着自己的掘土机，他就是用这个掘土机开采了马格尼特纳亚山中的无穷富源的。他很怀念自己原先做惯了的工作。

是的，他现在一面沿着被战争蹂躏和创伤了的土地追击后退的敌人，一面幻想着以前对他说来是平凡的、日常业务的工作。在战争以前，虽说在乌拉尔的掘土机驾驶员中间他已经成了斯达汉诺夫运动发起人之一，但是德米特里·阿列克塞耶维奇好象并没有想到过自己的劳动的本质，没有想到过自己的许多革新倡导的意义，没有想到过劳动的发明创造的愉快。

从少年时代起，从他这个巴希珂甫斯卡亚镇出身的古班哥萨克的儿子在矿业学校毕业以后，坐进了掘土机的司机棚的时候

起，劳动就成了一种与他本身不可分割的东西。他全副精力都放到劳动上，甚至有时候会忘记是在工作，就像一个强壮的人根本没注意到他自己是怎样呼吸。他甚至在工厂的报纸上一看到自己的像片，一读到、或者从收音机里一听到自己的纪录，总是有点儿惊异：他觉得，他实在并没有做任何特别的事情。他不过是尽自己的最大力量来工作罢了。

但是当战争使他离开了乌拉尔，他从掘土机坐到坦克上去的时候，他才明白，那曾经给他带来过莫大愉快的劳动，在他的生活中实在是太重要了。

在激烈的战斗的日子里，在军团还没有退出战斗的时候，坦克侦察员们面对着许多意外和危险，和敌人比赛着计谋和机智，给进攻的部队侦探着道路，那种对劳动的眷念似乎暂时松懈下去了。但是军团只要一退下来休息，斯列普哈中尉即使在那用来充分睡眠和休息的几天里，那种劳动者对工作的眷念也会重新控制了他。

他把这种心情瞒着同志们。坦克驾驶员们不了解斯列普哈中尉为什么这样，他不去听那些来举行巡回表演的演员们的演唱，不去读书，或者随便地跟姑娘们去游玩，却跑到停放坦克的小树林里去，跟流动军械修理厂的机械士们在一块儿，在许多拆开的机器旁边摆弄着螺丝搬子，摆弄着电焊器，很有滋味地在军用钳床上旋着某些零件。甚至于连机器油的气味都使斯列普哈激动，使他想到亲爱的、远方的、念念不忘的和平工作的机器。

苏联的最后几寸土地解放了。坦克在波兰和德国的大道上飞驰。许多冠有陌生的、很难读出的名字的城市和乡村闪了过去。法西斯强盗的军队感觉到自己临近了绝望的末日，更加拚命地反抗了。掩护部队撤退的SS团队毫不怜惜地焚烧和毁灭掉自己的村

庄和城市，竭力在自己背后留下一片死寂的、烧光的、埋满了地雷的土地。在那些日子里，苏联的司令部竭力不断地提高进攻的速度——不仅是为了不叫敌人得到掩藏、得到清醒的机会，也为了用自己的突然打击、包围、迂回运动来搭救德国的城市和乡村免遭毁灭，为和平的居民保留下住屋；这些居民把苏联军队看作是自己摆脱法西斯残暴统治的解放者，暗暗地向苏军表示敬意。

这是发生在离德累斯顿不远处的一个德国小城市里的事情，这件事情在斯列普哈中尉的历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斯列普哈当时所指挥的那个坦克连，并不是从东面，而是在敌人的后方把敌人的增援部队打垮以后，从西面冲进这个小城的。敌人的掩护部队没有来得及焚毁屋宇就逃走了。只有几座被炮弹打得燃烧起来的房子冒着熊熊火光。

德米特里·斯列普哈为了小心谨慎起见，把自己的坦克停在十字街口，从炮塔里走出来，想了解一下情况。黑烟顺着街道爬动。街上连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一些地方的窗户上、阳台上挂着白色的褥单。不远地方有一所大房子燃烧着。中尉忽然从暗哑的喧闹声和附近的火场的毕剥声中听见了一片孩子的哭叫声。这些哭叫声是从上头传下来的。大房子的下层被火焰包围住了；从窗户里冲出火和烟来，包围住了整个的房子。

在风把烟吹散的时候，第三层的一个窗户现出两个孩子——一个七岁的男孩子和一个很小的淡黄头发的小姑娘。女孩子正扒住窗台哭，男孩子在喊叫，坦克驾驶员也听不清他喊叫什么。但是他明白——孩子们是喊叫救命。

孩子们是在很高的楼上。大门洞里面狂卷着火焰。进路被截断了。

斯列普哈和一切有经验的战士们在这种情况下应作的一样，立刻打定了主意。军官命令炮塔的射手把大炮准备好，密切监视着附近的街道以后，奔进院子去了。不错，他做得很对。像所有的德国人的房子一样，一道钉在墙上的铁的救火梯子直通到屋顶。虽说铁梯的下面一段已经被窗户里冒出的火焰烧得很烫了，斯列普哈却不顾烫手，向上爬去。

几辆坦克都开动着发动机，吓人地颤抖着，停在十字路口上，把几条街道放在大炮的监视之下。他们准备随时进入战斗。穿着油污的工作服、满头大汗、还被刚才进行的战斗激动着的驾驶员们站在炮塔口里。他们仰起脑袋望着窗户的黑洞，那儿有两个被恐怖弄得很难看的孩子的怪脸忽而出现，忽而隐没。

这时在孩子们的身后，在屋子的黑暗中，指挥员的瘦脸忽然出现了。他俯到孩子们身上，向他们说了些什么。后来窗户里就不见人了。

经过很短的、而大家却觉得是很难过的、很长的几分钟时间，斯列普哈在大门口出现了。他手里抱着哭着的小姑娘。男孩子跟在他后头走，腼腆地、信任地拉着油污的工作服的蓝裤子。

这时发生了一件令人难以相信的事情，直到现在斯列普哈想起这件事还不能很镇定。一眨眼工夫之前还是很寂静的、空旷的街道，忽然热闹起来了。胆怯的人们从地窖里、从门底下的门限洞里跑出来了，他们面孔被煤烟和污泥弄得很黑、脸色苍白，疲惫不堪。他们信任地、毫不害怕地走到陌生的坦克跟前。一位妇人和一个姑娘离开了人群，走近了苏联军官，从他手里接过孩子去。一个裹着粗毛毯的老头子忽然低下头去，想要亲亲斯列普哈的手。

所有这一切合起来不过费了五分钟。坦克又向前冲去。再向

前就是被美国的残忍的盲目轰炸变成了一个大废墟的德累斯顿，再向前又到了烟雾迷漫的柏林的废墟和欢腾的春天的布拉格，这个城市很坦率而且狂热地欢迎着自己的解放者。虽说战争的每一个胜利的阶段本身都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但是在冠着难以记忆的名字的德国小城市的街上所发生的小小的插曲，对于德米特里·斯列普哈来说，永远成了战争中最可纪念的一页。

再向前，生活使他感觉到了巨大的愉快。对于摘下了军官肩章的乌拉尔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应得到的奖赏就是重回到亲爱的矿山，重回到和平的职业上去，这种职业是他在前方的短短的休息时间内多次梦想到的。他钻进了停在马格尼特纳亚山坡上的矿场上的掘土机司机棚之后，他感觉到了一种无法比拟的激动，一个身经百战的战士站在自己家的门限上——他的家属就住在这个门里——都会感觉到这种激动的。

后来，许多平凡的劳动的日子像流水一样过去了。这些日子对斯列普哈说来是比过节日还愉快的。他不知疲劳地、好像一个饿极了的人那样贪馋地工作着。他又变得快活、喜欢交际、喜欢说话了，在跟常到矿山来访问的工业学校学生们谈话的时候，他很喜欢说，在他所得到的许多奖赏中间，最宝贵的奖赏——这就是能坐在这架机器上劳动。

但是最高的奖赏还在前面等候着他。当时还很少人知道的、在伏尔加河和顿河之间要开始大规模建设的消息传到乌拉尔来了。从乌拉尔的工厂开始为这个建设所制造的机器零件上来看，许多人猜测到这是些了不起的工程。当时已经又在矿山上获得了第一位掘土机驾驶员的荣称，同时还娶妻生子的德米特里·斯列普哈又忍耐不住地想从住惯了的乌拉尔到顿河草原去参加这第一个共产主义建设工程。

他向那儿递了一个申请书，这个申请书里面写明了自己的履历，并且写着，对于他，一个经过战争锻炼的苏联战士，参加伟大的建设工程，将是他所幻想的各种奖赏中间的最高的奖赏。

打电报给他了：“请速来。”那时候建设刚刚开始，德米特里·阿列克塞耶维奇到达目的地以后，首先把他带到那儿的‘乌拉尔人’牌掘土机一部分一部分地安装起来。正如他所说的，使它‘站稳’之后，他就用这个机器，在运河的航道部分挖掘了最初的一些土方。

从那时候起，他就没有跟机器分开过。他有时诙谐地管自己的“乌拉尔人”叫“我的铁锹”，有时亲热地叫它“老乡”。的确，这是一架上等的机器。德米特里·斯列普哈生平曾经用过十一种苏联牌子和外国牌子的机器，“乌拉尔人”使他发觉了非常丰富的、还没有发挥出来的全部生产能力。斯列普哈回想着自己的劳动经历和他曾经用来工作过的各种机器，认为这种掘土机是最好的。

在最初的日子里，德米特里·阿列克塞耶维奇就用自己的“铁锹”创造了奇迹。他起初是迅速完成了和超过了计划规定的定额，后来又完成和超过了预计的定额。几乎每一个月他都创造和打破自己的个人纪录。这个机器的设计师亲自从乌拉尔到工地来了，在斯列普哈的司机棚里呆了好几个钟头，欣赏着他所设计的产品在这位技师手里工作的情形。他不拘礼貌地和德米特里·阿列克塞耶维奇商量，听他的批评，记下他在实际经验中证明过的建议，他们又一同幻想着许多新的、强而有力的机器铁锹，这些东西还刚刚在设计师的想像中出现。

钢铁勇士的父亲当然要高兴呀！“乌拉尔人”在斯列普哈的巧妙的手中，每一班从挖掘一千个土方达到了三千多个土方。这些

数字对于设计师的创造思想有好大的刺激！

“他创造那些空前的成绩的秘密在什么地方？”设计师坐在宽敞的司机棚里想着，司机棚窗外的建筑工地的景物不断地在活动。

看起来，只有一个并非是特别含有本质意义的，而且和技术完全无关的东西帮助他答复了这个问题：机器头顶上有一只画得并不很好看的白鸽子。

这位外来的工程师当然知道，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保卫和平的记号是表示什么意思，但是他仍然很想知道为什么掘土机驾驶员把这个鸽子画在司机棚顶上。

斯列普哈回答说，他这一组人是站在保卫和平的岗位上，保卫和平的愿望鼓舞着他和他的全体人员——上一次战争的战士。

“您打过很多仗吗？”设计师若有所思地问道。

“打过很多仗，”斯列普哈回答，非常巧妙地用操纵杆驾驶着机器。

工程师点了点头。他在工厂里已经看见过很多次了，许多复员的军人，回到和平的工作岗位上以后，都用自己的狂热和技巧使大家吃惊。他一切都明白了。

是的，关于德米特里·斯列普哈的成功，当时曾经有过很多次记载并且谈论过很多，他的成功的秘诀，毫无疑问地是由于他的强有力的“机器铁锹”的许多优良品质，由于他那已经成为真正艺术的成熟技巧，由于他那种在各个战线上都不曾磨灭掉的、对和平劳动的热爱而造成的。

那只在机器的头顶上画得不很好看的白鸽子，帮助设计师发现了这个秘密。

（选自《斯大林时代的人》，金人译）

斯大林时代的人

〔苏〕波列伏伊

十一月。从伏尔加河吹来阵阵冷风，本地人给这种风起了个漂亮的名字叫“西维柯”^①。每天早晨，河面上的油脂带着轻微的沙沙声漂流过去；在被炮弹炸裂的河岸，沿着水边结成针状透明的薄冰；熏黑的废墟，在碎砖堆里构筑的机关枪巢、炮眼、炮身，甚至战士头上的钢盔，都盖上了一层晶莹的霜花。

战斗日夜不停。到处都是焦味，到处都是烟雾——那遍体鳞伤的正在猛烈战斗着的城市像穿上了一件毛茸茸的皮袄。空气中充满了火药烟气，它使初冬的小雪一降下来，刚刚接触因爆炸而发出呜呜的声音和颤抖着的地面，就变黄了，融化了……

实在说来，这不过是不久以前的事，同时又仿佛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说它不久，是因为按照日历从那时起才过了不几年。说它很久，是因为充满了历史事件的每一年头，在我们就等于十年。

在今天的斯大林格勒，我希望能找到一块大体上可以证明我在这部作品的结尾中想讲述的那件事的地方，但是我没有找到。我枉费心机地在那最近几年建筑起来的高楼大厦之间的宽广美

① 西维柯(Сиверко)，那一带的方言，意即冰冷潮湿的北风。

丽的大街上走来走去，到过许多院子，曾隔着伏尔加河望过去，极力在对面倾斜的葱绿的岸上找到那熟悉的方向标。但都毫无结果。我连那熟悉的战壕、交通壕、炮眼的痕迹，甚至连那曾经设在一所完全破坏了的大房子地下室里面的掩蔽部的痕迹，都找不到了……

当时是11月。营的指挥所就设在这地下室里，在被大火烧成一大块一大块的砖头和一节一节弄弯了的铁梁中间。它防御着邻近的三个建筑物。战士们趁着战事偶尔沉寂的当儿，从街那边的前沿阵地爬到这里打一回盹，喝杯茶暖暖身子。这里有一口闪闪的锅炉，它安置在断墙秃壁中间，昼夜丝丝不停地响着，一个不愿离开亲爱的城市斯大林格勒的老妇人用破家具和破窗框往锅炉里添火。在另一处用篷布隔开的角落里，一个年轻的格鲁吉亚医生，在这几天工夫，胡子就长得密丛丛的，由于永远睡不够觉，眼睛熬得通红，他给伤员们施行紧急救护，甚至在这难以想象的困难条件下竟能动不大的手术。

在这半破坏了的、由于城市保卫者的意志变为伏尔加要塞中的棱堡之一的巨大地下室里，我碰巧听到在炮声的伴奏下朗读斯大林格勒前线战士们写给斯大林同志的信，这封信后来已经成为历史文件了。附近前沿阵地的士兵们都爬过来听；读信的人是一个年纪轻轻的政治指导员，他的头绑着熏黑了的绷带。显然，他已经不是第一次读这封信了，可是他那明亮的年轻的眼睛，还是那样在绷带下面闪着光。

信里面的话，读起来就象是宣誓一样激昂而严肃：

“在我们的先辈——保卫察里津的老英雄们面前，在其他火线上的同伴们的团队面前，在我们战斗的旗帜面前，在整个苏维埃国家面前，我们宣誓：我们一定不玷辱俄罗斯武器的光荣，我